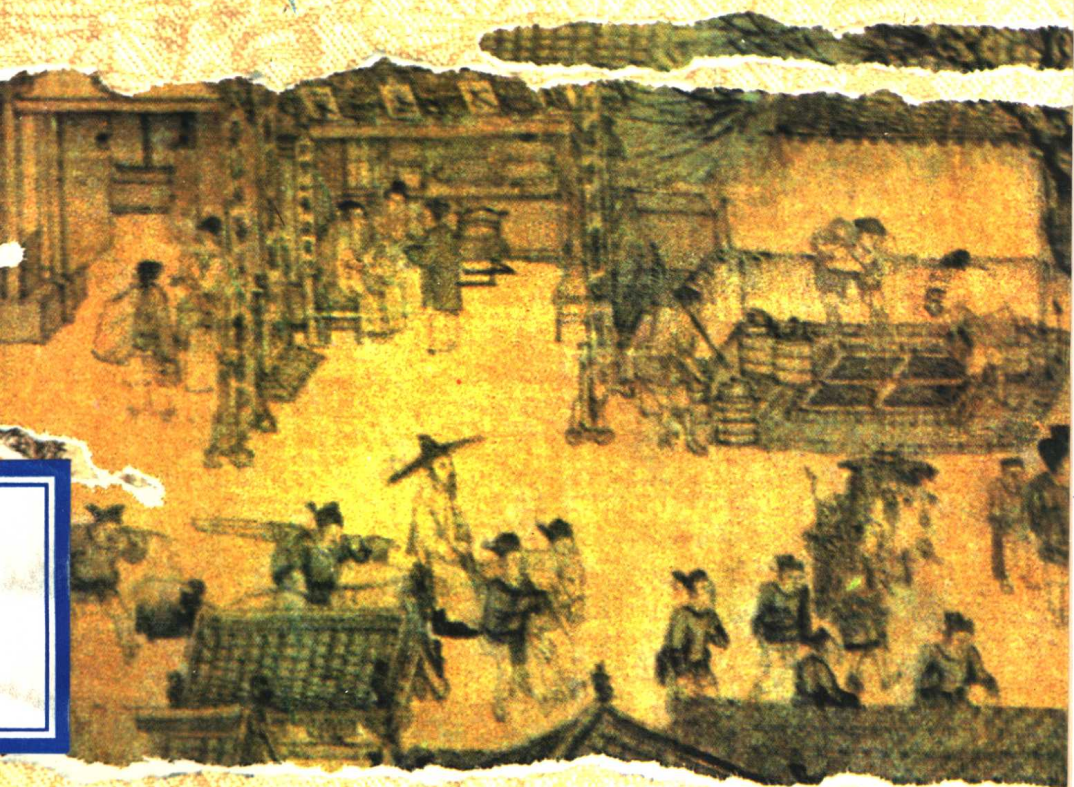


宋元明 市语汇释

王 镛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宋元明市语汇释

王 镔 著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茆建生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钱 治

• 宋元明市语汇释

• 王 镁 著

-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mm 1/32
 - 130 千字 5.5 印张
 -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1000
 - ISBN7-221-04261-6/H·34
 - 定价: 6.60 元

前 言

市语，顾名思义，即市井小民的口头语言。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看来，它应当是所谓“同行语”和“社会习惯语”，属于社会方言之列。贯华堂本《水浒传》第六十四回写燕青才艺，称他“亦是说得诸路乡谈，省得诸行百市的市语”。这说明“市语”主要和诸行百艺有关，而可与诸路乡谈相提并列。因为二者都是全民共同语的变体，不过一则出于行业的不同，一则出自地域的区别而已。

关于市语的起源，至迟在唐代已见诸文字记载。元稹《估客乐》诗云：“亦（或作‘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宋·曾慥《类说》卷四引唐·佚名《秦京杂记》：“长安市人语各不同，有葫芦语、锁子语、纽语、练语、三摺语，通名市语。”另唐代又有所谓“查语”，亦作“叉语”，或称“查谈”，《封氏闻见记》卷十、《酉阳杂俎》续集卷四、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等均有所揭载。其流行时间既长，流行范围亦广。它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详，但也属市语之一种，当无疑问。

宋、元以降，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色市语盛行，较唐代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出现了著录市语的专著。如宋·汪云程《蹴鞠谱》所载《圆社锦语》，宋·陈

元靓编又经元人增订的民间日用大全《事林广记》所载《绮谈市语》，明·无名氏之《金陵六院市语》、《六院汇刻江湖方语》、《墨娥小录》卷十四所录《行院声嗽》等。其中以《绮谈市语》、《行院声嗽》二书所收材料较多，且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已粗具特种辞书规模。虽然它们仍同早期“雅”书一样，对搜集到的语汇只加训释而不举例证，并且所作训释也嫌过于简略，有时也未必尽妥，但毕竟为后人保存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材料，使我们得以窥见市语产生流行的一个大概。此外，这一时期的戏曲、小说、笔记、杂著中也每每可见关于市语的一些零星记载。《说郛》卷五王君玉《续杂纂》“难理会”条有所谓“经纪人市语”。明·朱有燬《诚斋乐府·乔断鬼》中载有表背匠的一段“市语声嗽”，把“绢子”叫做“旗儿”，“纸”叫做“荒资”，“刀儿”叫做“青资”，“柜子”叫做“压重”。《古今小说》卷三十三《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中一位卖药老人特地向顾客说明，市语把甘草叫做“国老”。《警世通言》卷三十七叙述江浙一带茶博士暗中窃取茶钱，其市语叫做“走州府”，如此等等。市语有时还把手势隐语之类都兼括在内，《喻世明言》卷二十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三儿应命上楼去，思温就座上等。一时，只见三儿下楼，以手指住下唇。思温晓得京师人市语：恁地乃了事也。”

从现存的各种材料看来，“市语”与当时全民共同语的差异，主要在语汇上。这些语汇的行话色彩很浓，有的干脆就是隐语，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为行业之外的人们难于索解。《说郛》卷五苏轼《续杂纂》“会不得”条，便把诸行市语列为难以理解的对象之一。不过市语又毕竟是一种语言变体，一种交际工具，因而它与全民共同语又有相通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市语”与“通语”语汇的互相转化上。有些市语语汇原本来自“通语”、“雅言”，如《绮谈市语·天地门》称日为“烛龙”，源于《楚

辞·天问》“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称月为“玉兔”源于晋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玉兔捣药”；《君臣门》称儒学教授为“广文”，源自杜甫《醉时歌赠广文馆学士郑虔》“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称县尉为“梅仙”源自《汉书·梅福传》，梅福先曾为南昌尉，后弃官隐居会稽，相传得道成仙；《亲属门》称母为“圣善”，源于《诗经·邶风·凯风》“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称母舅为“渭阳”源于《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飞禽门》称雁为“宾鸿”源于《礼记·月令》“鸿雁来宾”；《文房门》称琴为“绿绮”源于傅玄《琴赋》，赋序谓“司马相如有琴曰绿绮”。凡此之属，说明有些市语语汇不仅来自全民共同语，而且来自它的古代书面语，本身便具有一种古雅的风格色彩。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有的市语语汇由于自身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也可以突破市语藩篱而进入通语。如“团鱼”（《绮谈市语·水族门》）、“火烧”（《行院声嗽·饮食》）、“扯淡”、“扫兴”、“出神”、“杀风景”（均见《梨园市语》）、“上当”（《四平市语》）之类，至今已成为普通语文词典必须收录的一般语词。

唐宋元明四朝一般认为属于汉语历史上的近代汉语阶段，汉语词汇至此已逐渐形成双音词为主的格局。市语成熟于这一时期，它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不会违背这一总的趋势。据粗略统计，市语中双音词约占90%以上，单音词、三音以上的词都是少数。较早的语言中乃至当时口语中用单音词表示的，市语往往用增加后缀的办法使之成为双音词，因此市语中附加式构词法特别发达。除了“子”、“儿”、“头”之类的后缀是通语和市语所共有的之外，市语还有一些自己特有的后缀，如“老”、“作”、“物”、“粗”、“道”等。举例如下：

老 抱老保儿 字老父 顶老小娃子 坦老媳妇

盖老丈夫 底老妻子 邦老贼 嵌老口 扣老事

庵老肚 听老耳 嗅老鼻 爪老手 瞋老眼
 馱老牛 樵老柴 汕老茶 鸣老鸡 木老果
 英老花
 作 者作賭 便作病 灰作大 撚作吃 佞作睡
 雁作病 嚙作唱曲 怨作死
 物 黄物金 白物銀 艮物銀 券物鈔 縑物布
 豕物猪 醯物醋 醢物酒
 道 拆道脚 线道肉 窳道香 稟道文书

粗 侵粗床 线粗鸡 者粗猪肉 浮粗鸕鷀 斗粗牛肉

以上个别后缀在个别词语中也许还残留着一定的实义，如“黄物”、“白物”之“物”，但“券物”、“豕物”之“物”，却很难说仍有那样的实义。“老”、“作”、“粗”、“道”等更与它们原来具有的词汇意义无关。

孙维张《汉语社会语言学》一书^①根据汉语隐语和全民共同语语汇之间的关系，把隐语的构成分为变形和换形两大类，大类之下各分若干小类。这里参考该书分类，对市语语义构成的特点试作说明。

甲 变形类。这是用改变词语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的方法来表达特定语义，使市语新词成为原词的一种特殊变体。具体包括下面几种：

1. 析字语

析字即通常所谓“拆字”或“拆白道字”，就是把汉字中的合体字分开来说，改变这个字的形体，表达的仍是该字代表的那个词原有的内容。如《三国演义》第九回所载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为“董”的析字，“十日卜”为“卓”的析字。市语中类似的例子如：

丁不钩一 示不小二 王不直三 罪不非四

吾不口五 交不义六 皂不白七 分不刀八 馐不首九
针不金十 十八公松 折皮动行 不正至 叟氏嫂

“折”下加“皮”为“𢇛”的异体。“氏”在晚近成为女性标识，如张氏、李氏、张王氏之类，与“女”同义，故“嫂”可析为“叟”、“氏”。

2. 谐音双关语

利用词语间的同音关系，以甲代乙。这种方式在文学上是为了取得含蓄委婉的效果，市语则主要为了达到隐秘的目的。前者著名的例子如刘禹锡《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字面上“阴晴”之“晴”谐实际上“情爱”之“情”。市语的例子有：

忆多娇一 耳边风二 散秋香三 思乡马四 误佳期五
柳摇金六 砌花台七 霸陵桥八 救情郎九

舍利子十 消梨花小 落梅风老 歹该呆子 殂四

“殂”音 cú，义为死，“死”谐“四”音，多转一道弯子。其余各例后一字均与其前多音词所含第一字谐音，如“一”与“忆”、“二”和“耳”等。

3. 藏头缩脚语

“藏头”是将一个多音词或词组开头部分藏去不说，并用后半部分代指前半部分。如以“杏树”指银，即系“银杏树”的藏头语，他如以“羔儿”指羊，以“止渴”称梅子，“灵盖”称丈夫之类。这种构造方式在市语中为数不很多。“缩脚”即通常所谓“歇后语”。其构成方式与藏头相反。如以下各例：

柳青娘 梁山伯 踏莎行 昆山玉 马蹄金 菱花镜
博山炉 三寸舌 管蔡叔 绿头鸭 洞庭香橘
百花酿蜜

4. 反切语

古亦称“切脚语”。这是利用字音结构的变形而构成的隐语。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六：“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盘为勃兰，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预，角为砑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蝗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蒺为蒺藜，圈为屈挛，髓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其中有的即为市语语汇，如“勃兰”、“突栾”、“即零”、“屈挛”等。此外，尚有“博浪”切“庞”，“鲫跳”切“俏”，“撒楼”切“头”，不胜枚举。

乙 换形类。这是把表达某种语义的原有形式整个换掉，用一种新的形式代替。如以“海”代换酒，以“笋芽”代换幼女。以“叉子”代换“裤”之类。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1. 联想语

原词和代换词之间，内容和形式都没有直接联系，能够代换是基于人们的某种联想。譬如以“果老”称“驴”，“驴”只是张果老这个传说人物的坐骑，以人名代换畜名是由熟语“张果老骑驴”而产生的联想。同类的例子有：

肩哥哥 肩下兄弟 月儿楼上 仙果桃 河戏鱼

仙衣荷 顶天儿帽子 玉栏杆手

来自古书典故的市语语汇也是基于某种联想。例如：

五德鸡 乌衣燕 宾鸿雁 齐女婢 陇客鸛鸛 隐雾豹
回雪舞 绕梁声

2. 象形语

代换词是描绘原词所指称事物的某一外部特征，如“六书”中的“象形”那样。例如：

团鱼鳖 撇条放屎 叉子裤 撑红放火 大红日出

乌薪炭 破腹泻 长条丝 门墩矮而壮 飞鼠蝙蝠

角黍^粽 弓儿^{馄饨} 长须公^虾 毛锥子^笔

3. 比喻语

其构成与一般修辞方式的比喻略同，原词与代换词两者所指称的事物在形体上有相似处。它与象形语的区别是：象形只涉及一种事物，比喻则涉及两种事物。例如：

笋芽^{幼女} 踮瓢^{行船} 荷叶^{盘子} 梭儿^针 秋波^眼
桃花^脸 春山^眉 瓢犀^齿 青葱^指 绿云^髻 宵烛^萤
佳城^墓 云厚^{多人} 紫玉^簪 吕公^{绦猪肠} 言语^{疾翻饼}

4. 借代语

其构成与一般修辞方式的借代略同，或以部分代整体，或以原料、状态、用途、特征代指事物本身。例如：

柔毛^羊 红掌^鹅 锦鳞^鲤 方絮^纸 海青^{长衫} 丝桐^琴
司晨^鸡 接引^{拐杖} 绞儿^剪 滑老^油 郭索^蟹 干稀^饭
“郭索”或以为蟹爬行貌，或以为蟹爬行声，均可看作以状态代事物。

此外，市语语汇也还有其他一些构成方法，如“太水”指岳母是仿拟，是比照“太山”称岳丈而成；“剪拂”表下拜义是出于禁忌，因“拜”和“败”谐音，是为绿林所忌讳的不祥字眼。另有相当数量的市语语汇，目前还不了解它们构成的理据，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市语语汇中存在一定数量的一义多形或一形多义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积累而成。其中有的是构成方式或读音小异，有的是书写形式即用字的不同。一义多形的情况如眼有“六子、六老、渌老、臄老、纳老”等名称，妓之假母有“卜儿、保儿、鸩儿、波麼、薄嬷”等名称，又“拆道”、“撇道”均指脚，“线老”、“线道”均指肉，“擦老”、“漂老”均指米，“嘻溜”、“喜黎”均指笑，如此等等。一形多义的

情况如“喜子”有刀和书信二义，“鲍老”有面粉和焦躁二义，“洒洩”有雨和撒尿二义，“染”有黄色、写字二义，“天浆”有石榴和梨二义。

市语作为反映着社会历史某些侧面的文化语言现象，不能不在传世的书面材料以至现代口语中留下广泛的影响。除上举宋元明三代的市语专书外，清代至民国都有不少同类著作行世，如《江湖通用切口摘要》、《江湖行话谱》、《江湖丛谈》之类。建国后的一些文艺作品如《林海雪原》、《燕子李三传奇》所记录的黑话隐语，其实也是早期市语的流裔。直到今天，也还有一些市语语汇保存在某些地区的某些行业中，或者稍许有所变化。如山西平遥称武术界为“挂子行”，念书人为“咬垛子”，纸币是“楮头儿”，刀是“劈水”，剑是“翅肢”，枪是“长虫”，计谋是“出点子”，富是“火点”，穷是“水点”，死是“土点”，好是“照福”，多是“海”，吃饭是“搬山”，如此等等^②。据报道，甘肃永登薛家湾有一个以算命为生的流浪群体，他们称爸爸为“根子”，妈妈为“英子”，头为“听宫”，眼为“兆宫”^③。今福建建瓯方言隐语称妻子为“老底”^④，就完全是前代市语的继承，仅仅颠倒其语素顺序而已。

对于市语这种源远流长而又比较特殊的语言现象，我们至今研究得很不够。《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无“市语”条，一些特种或断代辞书如《诗词曲语辞汇释》、《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宋元语言词典》等收录了市语中少量常见的语汇，有的在释义方面还大可商榷。除此以外，系统的研究和理论的探讨几等于零。现在人们阅读唐宋元明四代的韵文和散文著作，尤其是通俗文学作品，还有不少地方似懂非懂，注家注释也不免出错，或以今律古，以一般推特殊，或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除了一般口语词汇的障碍之外，就往往由于市语作梗。笔者在《元明市语疏证》一文中，

曾举出“调皮”、“顶老”、“开呵”、“水客”、“歇马”、“邮亭”、“阵马”等误释或诠释不甚确切的例子^⑤，这里再拈出数例补充于下：

例一，《范张鸡黍》剧第一折：“这里有的海郎，打半瓶吃罢。”《戏曲词语汇释》334页该条引此例，释“海郎”为“酒名”。《汉语大词典》五册1223页“海郎”条同。按《绮谈市语·饮食门》：“酒，欢伯、酩物、海老。”明·李开先《词谑》六“掉侃”《醉太平带莲花落》：“执着磁老，就着盏老，饮着海老，吃着气老。哩莲花，莲花落。”“海老”即“海郎”，“老”与“郎”一声之转。“海老”或省去后缀而径称“海”，《金陵六院市语》：“称‘海’知其用酒。”故“酒名”之说，似嫌不切。又“海”或“海老”之所以指酒，当出借代，系以工具代事物本身。“海”本指酒器之大者，温庭筠《乾馕子》：“裴均镇襄州，设宴，有银海，受一升。”《蜀方言》卷下：“饮酒器曰盆，《集韵》：盆音海，盛酒器，一作海。白居易诗：‘词就花枝移酒海。’字亦作植，《玉篇》：‘植，酒植也。’《正字通》：‘植，酒器，以木为之。’”

例二，《水浒传》四十二回：“走出庙门，只听得庙里有人叫：‘饶恕我们！’赵能再入来看时，两三个土兵跌倒在龙墀里。”其中“龙墀”一词，修订本《辞源》不载，《汉语大词典》十二册1489页“龙墀”条第三义引此例，释为“法坛、道场。”据《水浒传》此回上文所述，宋江当时避难之处是一所“墙垣倾倒，殿宇倾斜”，“供床上蜘蛛结网，香炉内螻蚁营巢”的荒凉古庙，不可能有建法坛、兴道场之举。故此义立项的根据似嫌不足。按《绮谈市语·宫殿门》：“殿庭，龙墀。”该书《宫殿门》并非专收帝王宫廷苑囿名称，而是兼括公私各色建筑，如馆驿、客店、寺院、道观之类。“龙墀”的本义自然是帝王宫殿，但引申之后，也可指庙宇殿庭。故上例中“龙墀”的正确解释应是庙中殿庭，

即大殿之前的院落。

例三，《阳春白雪》后一王嘉甫《八声甘州》套：“倾城倾国，难画难描，窄弓弓撇道，溜刀刀渌老。”《仗义疏财》剧三折：“你看我撇道儿勾一尺，爪老儿墨定黑。”二例中“撇道”为“脚”之市语。《金陵六院市语》：“撇道者，脚也。”《行院声嗽·身体》：“足，撇道。”按“足”与“脚”在元明之际已为一词，可互通互训。对于这一市语，明代戏曲大师汤显祖也不明所以，以致误用。明·王骥德《曲律》“论讹字第三十八”云：“又撇道，北人调侃说‘脚’也。汤海若《还魂记》末折‘把那撇道儿搭长舌揷’，是以撇道为嗓子也，误甚。”

例四，宋·王迈《墨歌寄林明叔》诗：“昔我得之于异人，使我拾裘藏为珍。”修订本《辞源》1256页“拾裘”条引此例，释云：“珍重收藏。”《汉语大词典》六册567页该条亦引上例，释为“重重包裹”。按以上二说并误。《锦谈市语·器用门》：“减装，了事、拾裘。”“了事”即“了事匣”，乃后世所谓梳妆盒、拜匣之类，《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一节列有：“造翠纸、乾红纸、筒笏袋、幞头笼、腰带匣、读书灯、笔砚匣、窗子匣、了事匣”等名目，“了事”与“减装”、“拾裘”为互训词，所指当是同一物。故王迈诗之例意谓将佳墨珍藏于篋笥之中。《辞源》解释的不是“拾裘”而是下文“藏为珍”三字，《大词典》的解说亦属想当然。

例五，关汉卿《一枝花》套（不伏老）：“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一分册93页节录此套尾曲，注⑩云：“咽作，可能是一种表演性的游戏，情况不详。”注者态度比较审慎，未下断语，但仍不免想当然，其误在不知此为市语语汇。按“咽作”或作“谚作”、“念作”，均指唱曲。《金陵六院市语》：“讨曰设而唱曰咽。”《行院声嗽·人事》：“唱，咽

作。”《绮谈市语·举动门》：“唱曲，谚作。”《诚斋乐府·桃源景》剧楔子：“我咽作的吞子忒献斗，你道我撇末的场中无对手。”吞子，谓嗓子；撇末，扮演。《孤本元明杂剧》康海《王兰卿》剧一折：“止不过胡逞些砣念作，歪道些闲声嗽。”均可证。

例六，《乐府群珠》卷四曾瑞卿小令《红绣鞋（风情）》：“乔断案村俻杂嗽，望梅花子弟单兜。”《诚斋乐府·曲江池》剧二折：“你你休杂嗽他，秀才是读书人，知道今古。”二例中“杂嗽”一词，亦为市语，辞书编者往往不得其解。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326页“杂嗽”条云：“闲言闲语。”《汉语大词典》十一册877页该条引上举二例，释云：“犹言打搅、为难。”按《金陵六院市语》：“杂嗽者，骂也。”《梨园市语》、《行院声嗽》所说亦同。《诚斋乐府·庆朔堂》剧三折：“受了些娘杂嗽，学稳重妖娆体态，不施呈宛转歌喉。”《词林摘艳》卷五鲍吉甫《新水令》套：“若是他人知替我愁，我怕甚娘知道将杂嗽。”均可证“杂嗽”为责骂之义。“闲言闲语”及“打搅、为难”之解，施之句中，均嫌不甚贴切。又上引《曲江池》剧之例，《汉语大词典》误题为元·石德玉撰，今检《元曲选》同名剧作中无此例，当系编者失考。

为了补苴罅漏，本书试图将有关市语的材料搜集起来作初步的整理。工作的重点是考释它们的特定含义，尽可能探源溯流，以满足目前诗文、戏曲、小说阅读的需要，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提供参考，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作一点基础工作。全书包括两部分：正文部分是对市语语汇的疏证，这些条目是既有市语专书释义，又有诗文、戏曲、小说作品的用例可资印证者；附录部分为“市语训诂资料汇辑”，是将市语专书提供的材料全部拆散，按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重新编排的，目的是便于检索。有些市语语汇，市语专书提供的解释词和被解释词一样难懂，一时又无例可证，只好暂时存疑，编入“汇辑”，

留待后来者再作研究。疏证部分有的条目已见于大型语文辞书或专门辞书，但或者未确认其术语资格，或者虽指出其为市语而在举例释义、探源溯流方面尚可补苴商榷者。本书行文用规范的简体字，个别必须保留的繁异体字则酌予保留。

市语研究属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部分，又和近年新兴的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密切相关。一则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二则由于资料相对说来十分缺乏，因而研究难度比一般口语词汇更大。以上所论，意在抛砖引玉，其妄说臆断之处，尚祈同行及读者不吝赐教。

编著者

1996年12月

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300页。

②郭诚《丰富的语言》，《中国语文》1990. 6。

③鲁赣《东方中国的“吉卜赛”人》，《南方周末》1991年4月19日，转引自曹聪孙《汉语隐语说略》，《中国语文》1992. 2。

④潘渭水《建瓯方言中的隐语》，《中国语文天地》1989. 1。

⑤刊中华书局《文史》三十五辑（1992）。

目 录

前言	(1)
汇释词目目次	(1)
汇释正文	(1)
附录	(73)
引用及参考书目	(131)
全书词目笔画索引	(135)

汇 释 词 目 目 次

A		biao	表 表儿	4	
ao	傲霜	1	bin	宾鸿	4
B		bo	孛老 八老	4	
ba	耙子	1		勃兰 孛篮	5
	拔白	1		薄蓝 孛罗	
bai	白打	1		波浪 博浪	6
	百里	2	bu	卜儿 鸺儿	
ban	半臂	2		保儿	6
bang	邦老	2		不当	7
	蚌胎	2	C		
bao	宝书	3	cao	草儿	7
bei	碑记	3	cang	苍苍	7
	背听	3		苍龙	7
	贝叶	3	cai	柴	7
beng	迸	3	chang	长秋	8
bian	匾儿	3		长虹	8
	匾食	4		长须臾	8